



周倂
超澎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第一例牛立赤子尖空穴之案



中国第一例
牛亲子鉴定案

仝澎周超◎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 佺澎, 周超著. —2版.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7.4
(经典云南)
ISBN 978-7-5415-9884-5

I. ①中… II. ①佺… ②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483号

出版人 胡平
策划人 杨云宝
组稿人 吴学云 邹悦悦
责任编辑 杨云宝
装帧设计 向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咏

经典云南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佺澎 周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7年5月第2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1/32开本 4.125印张 63千字

ISBN 978-7-5415-9884-5
定价: 19.00元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女！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傣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目 录

- 一、失而复得的小牛/1
- 二、被告的困惑/5
- 三、律师的奇思妙想/29
- 四、亲子鉴定逸闻/40
- 五、横空出世第一例/69
- 六、大众的关注/84
- 附 录/89



一、失而复得的小牛

1999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农民走进了昆明百姓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黝黑的脸上满是委屈，眼神中却又充满了期望，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到这里的目的：想找一位能帮他的律师，帮他要回本属于自己、却难以要回的小牛。

至于为什么要到这里？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律师？他口中所说的小牛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这个看起来朴实而又一脸委屈的农民叫赵文兴，是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圭山乡和合村的农民，闻名于世的石林风景区就在近旁。1994年，老赵花了1000元买回一头黄母牛。两年后，由于赵文兴的精心饲养，黄母牛生下一头草白色的小公牛。这头小公牛作为老赵家未来的“壮劳动力”很是讨人喜欢，老赵每天都要看它几次，可以说，老赵几乎把它当“宝贝儿子”养。

1998年8月的一天，老赵发现自家老母牛所生的2岁的白色小公牛不见了，因而很着急，便走访了周围的



村镇，四处寻找自家的小牛。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地养牛的特殊习惯。当地农民所饲养的牛除农忙季节用来拉车、犁地外，其他时间一般都把牛放养在山上，只是隔几天就上山看看，同村有人上山放养的，也会帮忙照看牛群，这在云南的一些彝族地区比较常见。在石林县的农村，当地农民也有这种习惯。在圭山乡，当地村民除了农忙时节，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的牛放养到圭山上。因为当地村民认为，将牛放养在自然环境中，有利于牛的自然生长，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生长的牛比家养的牛更强壮，更有利于农户的生产活动。也许有朋友会问，家家户户的牛都放到山上养，那么他们能在山上的几百头大牲畜中认准哪头牛是自己的吗？他们不怕牛被人偷走吗？其实，哪头牛是自家的，每个农民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仅仅是通过牛的颜色、体形、公母和身体上的特征，还能通过自己的叫唤使牛答应，从牛群中出来，而每头牛都可以辨别出是不是主人的声音。因此，千百年来，在云南的很多地方，人们都习惯了把家中饲养的大牲畜，尤其是牛，放到山上饲养，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从来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



农民放养的牛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老赵身上。丢了牛的赵文兴很是着急，老赵把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几十人都发动起来，帮他到周围的村庄去找牛，但一直都没有结果。赵文兴为此很着急，想想自己辛辛苦苦喂了两年多的小牛就这样丢了，这可是家中最重要的财产，全家人的生产生活可就全靠它了，可它却不明不白地不见了，老赵的心里很是难过，眼泪唰唰地流下来。想归想，可牛依然没有找到。其实，在找牛的这段时间里，有不少人也劝过老赵，找牛的那个工夫，完全可以再买一头牛，这样找下去太不值得了，和老赵同一个村的一位名叫李志昌的村民，由于几乎每天都到圭山上放羊，常常遇到来此找牛的老赵，他也时常这样劝老赵。



时间一天天过去，寻找小牛的希望也在一点点破灭，老赵几乎绝望。直到 1999 年 6 月 24 日，也就是小牛走失后的第 11 个月，同村的李志昌在圭山上放羊时，意外地在山上发现一头和老赵家丢失的牛极为相似的小牛。李志昌觉得他眼前的这头牛和老赵家的牛从体形上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赵文兴家丢失的小牛。于是他请一个村民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赵文兴。赵文兴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惊讶，兴奋之余又觉得有些许疑惑：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是李志昌看错了？不管是不是，老赵和儿子立刻上圭山，跟着李志昌找到了他发现的小牛，老赵和儿子在小牛周围转了好几个圈，把小牛从整体到局部都看了个遍，又“喔、喔、喔”地叫唤，小牛毫不犹豫地走向老赵。经过仔细辨认，老赵认定这头小牛就是他家 11 个月前丢失的。于是，赵文兴在向村委会报告并征得同意后，把小牛牵回了家中。这样，丢失了 11 个月的小牛又失而复得了。

老赵一家看见丢失近一年的小牛居然被找了回来，全家人都满心欢喜，万分高兴。同村的人听说老赵家竟然遇上这等好事，也纷纷前来道贺。小牛被找回来了，老赵终于不用再过那种忧心忡忡、坐立难安的日子，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赵文兴一家的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二、被告的困惑

赵文兴从圭山找回了小牛，众人欢喜。不过，赵文兴心中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小牛走失了这么久，丢失竟然长达 11 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里，小牛去了哪里？难道是被人牵走了？还是被人偷了？”几天之后，赵文兴从常常在圭山上放羊和放牛的农民口中得知，是隔壁田心坡村的孙金雄将自己心爱的小牛牵回了家，而且孙金雄一直说这头小牛是他家的老母牛生的。赵文兴上圭山牵牛那天，孙金雄刚好把牛放养到圭山上，没有



云南农村犁田的牛



去看管，老赵是在孙金雄家的牛群中找到自己家的小牛的。

听说是隔壁田心坡村的孙金雄把自己的小牛牵回了家，赵文兴为此很是气愤，总是在想：“他凭什么牵走我的牛？”。但是，老赵也明白，“偷牛”在圭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一旦有人背上这个罪名，可以说，这个人的一辈子就完了，而且会连累到一个家庭，这事将会闹得太严重了。于是，赵文兴想，毕竟大家都是圭山的村民，也给他老孙留个面子，不要把事情闹大，自己就不去告他“偷牛”了，他来给我道个歉，我也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于是，老赵把小牛牵回来之后，也就没再理会过偷牛这事了，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孙金雄上门来道歉。

说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问，一头牛用得着那么大惊小怪吗？丢了就再买一头。再说，一头牛又能为一个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贡献多大的力量？丢了一头小牛又能损失多少？请注意，我们今天谈论的故事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众所周知，石林位于云贵高原中部的滇中山地，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石头山”。在这样的地形中，大型农业机械是无法展开



工作的。因此，牛马等大牲畜成为了当地农村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和壮劳力，而且当地农民大多比较贫困，生活较为困难，牛是当地农民最关注、最重视的财产，因此，偷牛就成为当地十分严重的“罪名”。如果一个人被定为“偷牛贼”，他将为社会所不容、将被孤立，没有人会与之接触，难以在该地区生存，甚至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将和他一起背负“偷牛”的罪名，被人孤立、排斥，甚至几辈子人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偷牛贼在云南的农村地区是一个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就想去触碰的“罪名”。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老赵所在的和合村转移到隔壁的田心坡村。孙金雄发现自己丢了小牛，很是着急，也是四处打听、寻找，并在周围几个村庄转了好几个来回，最终在和合村赵文兴家的牛棚里发现了自己家的小牛。于是，上门同赵文兴理论，试图要回小牛。原本等着孙金雄上门来道歉的赵文兴，听老孙说牛是他家的，要老赵还回他家的牛后，很是气愤，不等孙金雄说完，便和孙金雄吵起来：“牛是我的，凭什么给你，不给！”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吵，双方都没有要退让的意思，孙金雄见一时要不回小牛，便气愤地离开了。但是，老孙并



不甘心就此放弃小牛，他越想越气愤。过了几天，他叫上同村的亲朋好友，浩浩荡荡地“杀向”和合村的赵文兴家。老孙想，先同他理论理论，要是他不还牛，我们就把牛抢过来，直接牵回去，来个“先礼后兵”。到了赵文兴家，孙金雄直接进入主题，向赵文兴要牛。赵文兴回道：“还是那句话，牛是我的，咋可能给你！”双方僵持不下，老孙带来的人蠢蠢欲动，准备动手抢牛。赵文兴的儿子见势头不对，连忙叫来了一大帮同村的村民，村民们听说别村的人来抢牛，很是气愤，堵在老赵家门口，不让孙金雄和他带来的人进入赵文兴家。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眼看一场械斗就要爆发，和合村的村主任赵泰和村支书赵军赶到了老赵家，把双方拉开，事态总算有些缓和。村主任和村支书把大伙都劝了回去，随后由两个村委会做调解。两个村委会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两个村委会在和合村委会的办公室把两家人叫过来，欲做第一次调解工作。在办公室里，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牛是自己的，赵文兴和孙金雄当着两个村的村干部，都通过各自的声音叫唤小牛，小牛也分别应着两人的叫唤，老赵叫就跟老赵走，老孙叫就跟老孙走，它倒挺无所谓，反正跟谁都



行！做调解的村干部更是看傻了眼，不知道这牛到底属于谁？看着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只得把双方都劝回去，由两个村委会再做仔细调查，随后再做调解。赵文兴和孙金雄回家后，两个村委会领导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再深入圭山周围各村做细致走访，大量寻访经常到圭山的放牧人，希望得到一丝线索，但通过走访调查依然没有结果。随后，在两个村委会的主持下，又进行了几次调解，但双方仍然坚持牛是自己的，毫不退让，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矛盾似乎无法调和。无奈之下，两个村委会的干部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请派出所来主持调解。派出所介入后，民警对该纠纷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调查，做了更为耐心的走访，但是对于小牛真正属于谁，依然无法得到更为准确的证据。在进行了三次调解依然毫无结果后，派出所表示他们也毫无办法解决，但他们告知赵文兴和孙金雄，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就这样，双方都回了家。赵文兴牵着牛回家，孙金雄依然索要小牛无果。

赵文兴心想：“这牛本来就是我的，争什么争，折腾这么多事有什么用？搞这么多次调查，牛还是我的。



折腾这么多，孙金雄应该会消停了吧？不会再来没事找事了吧。”过了几天，老赵没看到孙金雄来找麻烦，也认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出现，才让这件事发生了变化。

那是 1999 年 7 月，当时的昆明正在举办，99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民众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昆明世博园，谁也不会注意到昆明市石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关于争夺牛的所有权的民事纠纷案件，甚至任何人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也不会有人特别关注的案件，日后将闻名于世。

1999 年 7 月的一天，正在田里辛苦劳作的赵文兴听到了村广播，那是他们村主任赵泰的声音，让他马上到村委会一趟。赵文兴丢下手中的锄头，急急忙忙地向村



赵文兴